



日知錄
革



日知錄卷之二十五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犁卽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尙書令衛瓘尙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尙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

索隱所託或有之總無可考都不用辨武屏

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為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劉昭後漢天文志曰後為太史令則已覺其謬矣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此順非而曲為之說

昌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為君或下而為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為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為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

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

爽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又王家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傳賢咸子巫氏史記殷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與巫咸任職

咸當為賢字之誤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

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

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爽傳曰巫氏也

當以巫為氏名咸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爽咸子巫

賢父子竝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

咸之為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

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

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

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

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

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

也周禮籒人九籒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

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

巫環鄭玄注此九巫皆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詔曰來

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

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孔安國尚書傳云巫咸

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辭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公以巫

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大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然許

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詛楚文所

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封禪書荆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

有靈者蓋巫而又或以巫咸為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

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為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地理

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注鹽水

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言巫咸以鴻術為帝堯

醫是也以為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

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

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至山海經海

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左手操青蛇右手操赤蛇在

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注採藥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

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

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

在注羣巫上下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

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為後人所假託

生而為臣死而為神信其可信者而已武屏

者多矣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帝泄十六年殷

侯微上甲微也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

居河上而命之為伯如文王之為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

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為神天問胡羿

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為實以妻為夢其

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

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中一作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

恒都焉水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水夷馮夷也即河伯也

郭璞江賦水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喜注引清

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為水仙

是為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為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

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為河伯之妻更怪

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為兩人大

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

巫為河伯娶婦之類耳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

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朱蒙

自稱為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

真誥載有一人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

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

日知錄 卷之二十五 四

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

舜之二妃

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為水神湘夫人為二妃

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

蓋三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

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

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

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

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

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

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

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

雒之有處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竝安得謂之堯女且既

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為上

公死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

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

小水而為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為名各

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

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

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為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

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

又有云舜之二女者武屏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媧女媧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

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為羿妻竊藥而奔

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注天神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

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崩葬於巫山之陽維水志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

為伏羲氏之女漢書音義伏羲氏為神龔山啓母天問之禠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啓母之妹今少室山有阿姨神而武后至封

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楊炯少姨廟碑曰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并州妬女為介

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諱之詩見小孤山之訛為小姑也歐陽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為十姨也黃氏日鈔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

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為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為婦道而漢書有媪神之文郊祀歌媪神

媪者老母之稱於是山川之主必為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

其妹介山氏。恥兄娶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唐書高宗調露元年

九月幸并州道出妬女祠，其碑大曆中判官李諲撰辭旨殊謬。至有百

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

謂之祭妬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滸，儀衛盛官府。頗怪祠

前碑，稽攷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驗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

有自來歸有所假。而即如字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

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

天不醉，肯以誕幻虛荒驚聾聵。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

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

山。溪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

巷，社鼓村簫走翁媪。當時大曆十才子，爭遣李諲鏡陋語。

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為婦人，塙像武太

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塙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

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為之配

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為泰山之女，後

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撰為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

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為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

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

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

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欲東

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

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
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
母班嘗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婿河伯
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
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
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叫乎
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
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孫矣
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
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

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
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
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
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
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
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攷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
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
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
之事爾

又攷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
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漢島記曰廟中神妃

相傳為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為王以二相為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

竹書未可信 武所

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各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

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

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

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

不以有天下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

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莊子曰許

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共頭

而山隧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

養性之術者矣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年崩於彘其紀年亦與

竹書不合

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

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

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

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州共
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卽今衛輝府輝縣詩序柏舟共姜
自誓也衛世子
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
是詩以絕之此別一共伯共者謚也非共國之共也今
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釜蓋終身不
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
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蓋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
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
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齊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齊

三筆以爲始自劉向新序非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

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
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

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盜跖

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因於
之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問亦辨以爲誣於

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

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
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
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
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

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大味二十一日禁斷禁斷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

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

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

季夏取之柞櫛白故秋取之槐檀黑予嘗攷之心者天之

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

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

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

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

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

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

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

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

蓋本乎此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

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

嚴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翹鄴中記

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

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

父者乎子初賦潮知此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

胥前者因為舉書朝宗之語而齊景嘗欲遵海觀

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

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

子推之死乃五月五日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以

日後世既已一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日矣周舉傳云每

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

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

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

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

然哉在吾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

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變晉平公使視之果然

車輞今温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

未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

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大夫火惡陳

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

晉長明燈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

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

者鮮矣長源雜錄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

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東晉初有王離妻

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

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姬年九十餘

以火治病多愈姬死人為葬之號聖火冢每陰雨見火出

冢門今號其處為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

巷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
司燧事漢書大鴻臚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
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

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
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
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
參墟參辰錯行不毘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
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
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
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

城爲之阨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
皆無五屬之親旣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
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
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旣有先人之敝廬
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旣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
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耶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
時去莊公百有餘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
築防以爲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
齊威王之二十
七年非閔王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
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
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
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

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風俗通已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事

攷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

祖

祖君彥爲李密檄文曰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

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樗里子傳莊烏莊忌莊助莊

青翟莊熊羆莊參莊躄莊芷淮南王女傳而獨有嚴君疾樗里子傳

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 正義曰蓋嚴仲子嚴安鄧伯羔

卦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疾名也謂安自姓嚴胡身之通鑑嚴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

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

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楊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

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

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為嚴先生古今

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

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畧有莊春言琴王莽傳有

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

所追改也

藝文志常侍郎莊息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

曰上言莊息奇下言嚴助史駿文嚴助傳作嚴恩奇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為右北平太守而

此地為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

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攷右北平郡前漢治平

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

今之古語大半射石類耳
武屏

里有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
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
不在土垠明矣又攷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
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
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
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
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
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呂氏春秋作養山基
王克論衡同黃氏曰
鈔曰此事每載不同要
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一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
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緄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

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
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
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
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
其義猶詩存小雅大雅也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啓乃曰桂
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
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
長松繫馬是以山為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書何遜二兄求點竝棲遯求先卒至是循又隱世號點

為大山循為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

外婦之子也

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

服虔曰外人主

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

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何

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

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

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關氏於是上

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

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

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

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

竝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

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

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

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賂

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

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丁外人自是名畫屏

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
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
牛勞師是奚施為弦高之友淮南子作蹇池而左氏傳不載淮南
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
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
為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
秦武陽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
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
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攷之書曰啓呱呱而
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
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左傳但言獲杞
梁不言獲華周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閔天秦顛於罍綱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
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
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
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

說苑亦子政所誤則
云兩人皆死其妻哭而
地為之陲武屏

范蠡自號鳩夷子皮
故有流江之說

古人豈無誤須與注
明。駱丞文素山公之
流涕必邵公之誤也屏

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
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
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誅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蹇
叔之亡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呂氏春秋蹇叔有子
日申與視注申白乙
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
也按孟明視百里奚之子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
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
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
季氏留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子路未嘗見夏南
蓋衛南子之誤

傳記不攷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

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為後人

偽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後人羣下之書其屏稱三晉之君其時

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

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

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

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又言薛武子出田藥

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為上客椒舉

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

文公咎犯同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

賢之趙襄子為晉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

所訂按左氏傳城濮之役
之儒先歸士會攝石士會
即隨會也正是晉文公時

此不勝摘孟喻言居多
武屏

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為甯武子
臣於衛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號君出見扁鵲於中闕
其時號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
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
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
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
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
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
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
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
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
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歲

日知錄卷之二十五

日知錄卷之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臯。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曾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溫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

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濫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間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未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存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為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代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說文田字下云田陳也蓋以音相近武屏

弟子傳七多不可据武屏

商君傳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
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
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
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
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趙世家敬侯元年
始都邯鄲成侯二

十二年魏惠王拔
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
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
爾

燕王遺樂閒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
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

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閒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
對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

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
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
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
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
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此
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
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
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
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
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
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
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
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

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

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

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

得復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竝存而未及

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

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

竝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

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

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

也當攷此竝存異說以備攷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

漢書卷之二十一

史記田叔傳既云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陸
 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攷之文古人著書存
 疑則闕之以待攷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是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

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
 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
 曰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
 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
 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
 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各蚤立
 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
 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
 書者愈鹵莽矣後周書蠕蠕列傳二十五卷獨作蠕蠕

天文志魏地觜觶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
 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
 之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
 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然其
 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
 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魯亦氏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
 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
 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
 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

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

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

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

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

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縑縷荆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山海經丹

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

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心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

說也

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溪按

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

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一年周之卒已四年其時暴勝之為

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

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號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號在

陝幸雍何得過號當是過美陽之誤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

上文固云自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按丁姬先

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為顏氏注而并刪之

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為大書本志司馬彪所撰其山川

地名悉為細注今進為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為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法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為書束於成格而不及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未戕削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

此未然之言通勸信反何究之有武屏

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克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寬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荀悅漢紀

史家有此體武屏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為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惟一二條可

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

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

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

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

為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孫之名宣帝不應

用之或曰進即賈宗財貨也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荀紀為長元康三年三

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痺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蔡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為長按漢書蔡而不殊當作蔡而不誅說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生蔡字亦音素葛反後有善讀者倣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足為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置書拜援伏波將軍

凡史家多不免此武庫

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

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

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師古曰如古附庸王莽傳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

日附是會受莽封爵史為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

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

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

以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

以子被劫而云有錢六不然武屏

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玄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
人持杖切執之入舍登樓就玄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
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玄以靈
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而黨錮傳表
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翼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
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
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
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到著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
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
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
之戰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爲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
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而先主未稱尊號卽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
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卽位

二十有三古人已為晚達矣
何緣便不當與勸進之
列耶武屏

不然則添入一瀨字可耳
武屏

之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胤呂據時為魏高貴鄉公之甘

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

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

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

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以

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往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

此處為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

治亂興亡之大畧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為

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錄立昉於周之譜牒與

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

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

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

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

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

者無以攷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

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為例年

表皆在所畧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不知

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

思廉百藥德義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別有脩志之初也武庫

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誤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并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弘矣

史文重出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馬貴與文獻通考因而錄之不知其誤後漢地理志侯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改

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為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

我時有諱后父者武庫

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

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本紀建初八年詔同又下卷云趙人毛萇傳

詩是為毛詩未得立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

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

戴氏春秋一公羊嚴顏氏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

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則此毛字明為

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

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

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

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韋

貫之傳上即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

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

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

第三皇子諱為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

子諱為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

黃門侍郎蕭諱為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

為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

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昺傳晉王諱為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弼傳諭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大平公主子薛崇簡等玄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克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為西朋並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宇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

當時傳寫之誤武周

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教並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

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

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為齊明宗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為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為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為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為帝至蜀

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即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為賊史家雜采諸

書不暇詳攷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
 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或以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則墓亦可稱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冢宰之冢宰矣或曰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
 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年瑜亡已
 十年矣

崇武屏

顧策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前云
 封謝又為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思傳舉孝
 廉入雒周顛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模傳廣平太守
 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勸載記前作段就六眷後作段疾六
 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

載記參錯多矣武屏

改洪宋人避諱武屏

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弘光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
 觀門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宋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真
 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立於廣陵
 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
 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南沛太守下復云起
 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為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
 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
 一卷之中自相違錯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
 廣陵分之沛郡乎

永據宋書州郡志改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
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
如此史於馮代疆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馮漢疆魏起漢
北以漢強為諱故改云代強魏初國號曰代故也顏師古
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無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
以廣漢並作廣魏即其例也

梁書

劉孝綽傳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察故
改之蓋襄陽非也武屏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書姚察
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為武丘山何點傳
則為獸丘山

姚思廉諱父名而改之其
直書者援班彪之例
武屏

不特此也武屏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渚當
是漂渚之誤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
記范睢傳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戰國策索隱

曰劉氏云陵水即粟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

逢女子瀨水之上古溧瀨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既去

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名其處為

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或以二句不應

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下文生世等於龍門

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走据秦
策改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
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
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
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
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
室作史者知張騫為武帝時人姓谷久著故刪去之獨言
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為哀帝或以為明帝耳
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
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
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為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為東平王後
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一事
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
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是逐李斯東走為負
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温子昇戲曰為是宋鵲
為是韓盧神儁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一事兩
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
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為崇按宋書孔季恭傳為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南史云瑛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海又禁殺牛

吳興既頻喪太守則不得云事武屏

天下事何所不有武屏

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為遭崇一以為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南史南史蕭猷本作淵猷傳為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醉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為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下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

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說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鄩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為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刪府元龜言戶

此恐是實錄原文未及改正者武屏

部侍郎張招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等修上其賜繒綵銀器并及前朝劉昫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為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

啟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別事有禮故也武屏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于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為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為漏畧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

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

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

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

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為未當

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

世子名方等侯鯖錄曰方等者即周徧義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

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為不侔矣如太宗

長孫后傳安業后異母兄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

之舊書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

不異而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

琬瑤之集載宋子京所作墓誌銘俱與此

此處只須分出主客自能
簡繁合節 武屏

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舊書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交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畧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郊宗廟籩豆其文兩

載於本傳及韋縉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為通事

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此二事已見於

新唐書糾繆今仍錄之

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

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誦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月

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

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此說又見韋

暢之蜀道易而造為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

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

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

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

通人之論可與言詩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為短今以六尺為長於他書未見

尺五今六尺為長矣武屏

馬燧楊收傳並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長六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此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詔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詔劉全諒

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詔按王維集有送不

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如詩鄂不蒙

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為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

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詔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為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

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

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詔總徙

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

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

不當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

無加而義明矣

考異云會要作馬今從會錄武屏

舊唐書皇甫鎛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
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
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
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
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

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
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

舊唐書鄭綮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
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
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
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
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
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入
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
撰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
在後而倒其文

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

自是子厚見解之偏其改傳
奕辟佛疏及柳玘家訓都不
如原文武屏

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
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
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
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
尤為無識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
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
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
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北當作東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
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

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
不入於勸幽州歲致緡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
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
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
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
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
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
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
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
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
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

時尙未有此州尤爲無據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并丹別爲一軍執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口兵大起口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昂爲口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口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爲敵至以金鹵爲金敵

陳康伯王大寶傳

惟胡

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

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

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

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

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

不獨元主之賢明也

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

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

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

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

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

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

韓通傳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李筠二也李重進三也武屏

皆據其本狀作史故不同
武屏

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為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劉祁字京叔渾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玉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申傳贊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當傳俱出此為文繁矣正同此病

金史較遠更為勝之賦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昭公十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亦可得乎似為失當

幽蘭之縊承麟謚之曰哀宗本紀息州行省謚之曰昭宗完顏

婁室史從哀宗為定而食皆志未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白撒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三七石抹也先三九石抹阿
辛六是一人兩傳武庫

元史中外談極多如蕭
也先石抹也先蕭也辛
三傳又詳載木華黎
傳中總錄未講詳語
轉音之法地理志尤極
外漏即律為劉石抹為
蕭見元史

此言可為史局之法

如此類者甚多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
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
于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脩元史臣濂
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
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
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
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
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
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璜終始其事然則元
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
于疎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
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
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
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
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洪武中嘗命解縉
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
陞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年尚未陞
州預書為州者誤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日思燕食土國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
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鎔范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尙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為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

賜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湣王元年為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

已為潛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慙于孟子尙是宣王
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以孟子之書無不皆
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
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卽對其
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
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
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
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畧千餘人夫曰圍韓安
國壁其為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攷史記匈奴
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
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
鑑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通鑑改之
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攷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
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
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
漢書本文皇太子卽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
東海王疆尙為太子亦為未允

宣紀本云幸雍白紀則云
幸甘泉恐是如此武屏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

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

河陰縣及河陰倉在今汜水縣河清縣柏崖倉在今孟津縣三門東

集津倉三門西鹽倉並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

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六

東都有又送納太原倉計太原倉雖屬謂之北運自太原

倉浮于滑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

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

以通運關三門巔輪疑當作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

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昊以漕水作廣運潭

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尙陸行十

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

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

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

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

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翰林學士

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

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

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

所以擢為中丞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日知錄卷之二十六

日知錄卷之二十七

漢人註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為之疏道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湛註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澆註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註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註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註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註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總衰而環經註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註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註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代蛟取鼉登龜取龜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註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註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正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云言日以周

古人注書之體本就書
注書不為駁難小顏云
詆訶言辭倚據利病
乃致矛盾之仇讎非復務
澤之光潤寧人所取正所
訶也武屏

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
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
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
也註云尸或詁為至此尸神象當從至訓之言陳非也明
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註云此皆其時之
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註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
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
矣禘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註云妻之黨自主之
非也圭子男五寸註云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此其
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註之中
可謂卓然者乎

論語子見南子註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
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強通者
也

宋黃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
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
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為用禮是
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
而叛也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
仲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妾母稱夫人為合正
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

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
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
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讐者無時而可
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讐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
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逆其文。正書其
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
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挈。傳公子友謂莒挈
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
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
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
之整。桃身獨闕。潛刃留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

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傳
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
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
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
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
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弑父之賊。此人
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
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既不
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

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
缺帥師納衛世子蒯聚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
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
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
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聚立輒。則蒯
聚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聚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
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
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
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
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
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而處往往曲為說。以會附之。安
在其為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亦神
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
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註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帖。無草木。帖。疏帖當作帖石戴土。謂之崔嵬。

土戴石為砠。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芣。引少牢
饋食禮。主婦被禡。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
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
合為一事。註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諸侯
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

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
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註
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
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玉制郭
景純註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輦用
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爲一傳韋昭國語註
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註引
詩鼙鼓逢逢誤作鼙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
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
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
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
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
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
作三公揖讓

朱子註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註之誤記曰夏后氏
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註引發氣滿
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
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註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

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註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註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父非謚謚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註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奉之正與宋自夾溱鄭氏始著氏族畧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徽宗欲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王謂之帝姬也

左傳註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

昭公不立杜以為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
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
之辟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為昭公守
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為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為
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各或稱字耳合三
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畧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
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言非有各位之人蓋微
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
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為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

字而嘉其名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潛公廙生弗父何何生

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

孔為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

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說文孔从乙从子乙到而得子鄭

康成註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甫父通是亦以

孔父為字劉原父以為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

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

之別劉原父亦云大夫再亦未嘗以名字為尊卑之分桓

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杜氏以仲

字亦拘於例也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各其君於

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
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各其
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
矣

君之各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
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
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
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焉有君之
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為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
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
謂隨隋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
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
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
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各按大心當是其各
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

肅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
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
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
子亶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
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夫
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
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惟正月之朔慙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
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
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
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
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
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
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
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
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計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
所謂下零盜蘓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曰以其逃首正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軍三敗疑秦三敗下有晉師二字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若秦軍三敗下文不該晉侯謂度鄭曰寇深矣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邢留距衛非也狄強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還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卽司馬子愈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邠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蓋之推旣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存所不遜矣

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葦首是也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葦首今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葦首也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

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
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卽上文所謂我
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雨蝨于宋解曰宋人以蝨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
書夫隕石鷁還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伯解曰畏國人以大
義來偏己非也畏穆嬴之偏也以君夫人之尊故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
國不言公復還晉四小之詩當取亂離癘矣繼以告哀之

意爾

觀亦字則杜解為是解

宣十二年宵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
也言其軍蹶無復部伍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
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

十六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
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
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
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
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

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勅命者非

近于鑿矣

杜解是以一軍供霸國豈兩家獨無與者乎武屏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為范宣子非

二十三年禮為隣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隣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總麻三月言隣國之喪且猶徹樂而况於母之兄弟乎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近于鑿矣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

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嬖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衆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是一樣空也未當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祿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福祿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祿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未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他國爲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爲劉蚩之父獻公非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

言正為此也解以為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

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

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即防字古房字作自脫其下而為防

字漢仙人唐公昉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

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為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

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為王孫氏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

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傳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

考工記註

考工記輪人註鄭司農云掣讀如紛容掣參之掣正義曰

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蓊蓊

猗柅從風字作蓊音蕭宋玉九辯蓊蓊慘之可哀兮形銷

櫛爽櫛慘而上文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註鄭司農云迤

讀為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

居人之道菑粟不迤居幹疏其下句亡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

人之手

爾雅註

爾雅釋詁篇栝直也古人以覺為栝禮記緇衣引詩有覺

德行作有皓德行註未引

釋言篇郵過也註道路所經過是以爲郵傳之郵恐非古

人以尤爲郵詩賓之初筵是日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

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芾而麇裘

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

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殷紛紛其離此郵分亦夫子之故

也谷永傳封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婕妤賦猶被覆

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叙傳譏苑扞偃正諫舉郵皆

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為過甚之

義文選盧諶贈劉琨詩眷同尤良用之驥騮李善引杜氏左傳詠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

國語註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

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墜高不墜卑順其自

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

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

而白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亥月王召范蠡而問焉爾雅釋天九月爲亥註云魯哀公十六

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註

九章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註謂罪及

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

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註以謝為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為序儀禮

鄉射禮豫則鈎楹內註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

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

與忌齷專兮郢吳虛此授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

武丁舉傳說者也註以丁為當非

荀子註

荀子案角鹿墜隴種東籠而退耳註云其義未詳蓋皆摧

敗披靡之貌

新序第七卷亦言隴種而退

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

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為公所斬畧盡

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

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

爾曹主何在爾獨任此蓋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淮南子註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楸註云楸大杖以桃木為之以

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註

云桃楸地名按部即楸字一人註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註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

後又為龍鍾武屏

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為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今大同邊外然後從直道

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

游恐人疑揣故載輜輶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

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搏牛之蟲不可以破蟻蟲言蟲之大者能搏牛而

只是不貪近功之義

不能破蝨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占不然武屏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為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

未王也張良曰誰為大王此問吾所未解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

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

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

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

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為二孟子卿祿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

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謙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為謙於志

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惘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慊也
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慊也又曰不自慊其行者言濫
過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慊又曰膳啗之慊於口竝是慊
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
秋苟可以廉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亦慊字而誤從人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
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
也然此註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

索隱解非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署朔參差之失

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耶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共祝詛已而欺貧
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註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

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刻得角獸一曰

元狩云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為之而武帝即

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

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

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

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日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
正義專指正月且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
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註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
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
斗入漢地而張掖郡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

天子病鼎湖其湖當作胡鼎湖宮名漢書楊雄傳南至宜

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

南御宿川則鼎湖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在內史莽索隱以

為湖縣在今之閩鄉絕遠且無行宮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即謂武帝服虔

以為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索隱

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漢書

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註謂山領象人之

顏額者非其指南山者尤非劉歆已辯之

衛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是頃侯以前之

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為方伯之伯雖有詩序

施丘責衛伯之文可據鄭氏箋曰衛康叔封爵稱侯今日

伯者時為州伯周禮九命作伯

斗是突絕之意武屏

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謚者馬公

二伯也其謚則曰文公康公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謚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弑其王郊敖而自立爲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會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謚也此說鑿矣項梁自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此兩國卽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皙也卽此字音拆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皙之皙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按玉篇彳部低除饑切

祗、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祗、徊、省為祗、回耳。今讀為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徊夷猶，宿北姑兮，低一作俳。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建德代侯，坐耐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鼎五年坐耐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晏子是个無用的人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為義也。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言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為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為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孫臏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為好射，非。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搃其肱之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

王宮縣諸侯軒縣註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文體而未及死

淮南王傳太子即自剄不殊

樗里子傳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

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苟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洗

洋自恣也註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謝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

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諡為靖郭君以號為諡猶之以氏為姓皆

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為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

得諡為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相如論已置撥諡為至愚之作非字解

平原君傳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當作一句讀

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二年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為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

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隣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

語亦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隣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必

告者非

靖字猶是諡武屏

古人急語武屏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祿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强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幹棄周鼎今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莞莞轉也幹

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

音異今說文云幹蠡柄也从斗軌聲楊雄杜林說皆以為

輶車輪幹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

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竝音管賈誼

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為轉也

楚辭云莞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即為莞故知幹管二音

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

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王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郝善置田橫傳

至尸鄉殿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

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即顛顛字

盧縮傳匈奴以為東胡盧王封之為東胡王也以其姓盧

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

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

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

為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

若輶車輪則當從車矣

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罾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廼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為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慰當時之薄俗可知矣

袁盎傳調為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

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如淳訓為選未盡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註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秃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為共治一老秃翁者非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註師古曰

於時應未老秃武屏

當從注說武屏

顏注盡之矣武屏

尸亡者亦有之武屏

延陵之俠猶子貢之賢殖武屏

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司馬相如傳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徐亦字汲黯傳愚民安知為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以其徧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子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註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

削也滋甚義同徐廣註以為瘠者非

漢書註

漢書叙例顏師古撰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並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註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為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為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二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

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是也劉邠改義為儀謂若今團貌非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

即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為祭

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

皆搜索奸人也非踰侈者也

昭帝紀三輔大常郡得以叔即穀粟當賦漢時田租本是

叔粟今并口算襍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

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

慮儲待之乏也

義即儀字。漢人義抑作
謹言義者謂儀也貢父
是也武庫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註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按馬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各皆存而西域則但置此

戊己二官

燿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車師傳置戊己

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王子侯表瓠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瓠卽瓠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瓠侯國師古曰瓠卽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瓠講侯杆者師古曰瓠狐同河東郡下作瓠

講又未知卽此一字否也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也

宣曲觀各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
霸產豐滂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
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
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蘓昌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
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祕
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
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
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
為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
借霍山祕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一姓繁師
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
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河反蒲元
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音互見竝未歸一然
繁字似有蒲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
儀禮卿射禮註今文皮樹為繁豎皮古者婆史記張丞相
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
步何反則繁之音婆相傳久矣廣韻入戈部中有繁字註
日音薄波切姓也又音煩
此字或作繁玉篇擊
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曆志壽王候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
吏乃是下獄師古註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

通用不誤武屏

國亡捐瘠者瘠古齒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見羸齒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齒過禮大戴禮羸醜以齒皆是瘠字則此瘠乃齒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蕪林音漬是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蓋孺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廣雅不如此武屏

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狝云無算言多也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即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合於錢獻侯齋中見數枚

按本文錢布自是一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曰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雉雞其聲殷云野鷄夜鳴如淳曰野鷄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鷄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項止野野鷄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鷄者野中之鷄耳註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曰野鷄夫諱恒曰常諱啟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為恒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

偶字之義六從寄寓
意未似不廷疑辨

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雖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
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
飛禽及白雉諸物漢書同此二條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
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
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

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

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

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魯相史晨

云筋治桐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木紀帝武乙

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為

偶人象邳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為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

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君為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

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為太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

必曲為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翹字註云角一

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况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

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芒卯司徒之為申徒語

音之轉也

目録 卷之二十七 三

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
持故終不遷行一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
史所特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為近天子為大
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

之中飲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凡事之

半日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上云饋之始至下云

饋之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關

音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

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司馬相如傳酒中樂舞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

也一人註書前後不同

淮南薦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

訖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

為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

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

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為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

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義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各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卽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註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

蘓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註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後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

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
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
舉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
而言

千里馬今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
外張晏註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卽下文所云
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
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
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卽會稽邸中也卽如今京師之會
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註魏志云古人謂藏
爲去蘓武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
子是也

梅福傳贊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
規切王氏師古註謂封孔子後非

陳遵傳同。去字今作
弄武屏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讐有功晉灼曰讐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讐之讐詩正義相對謂之讐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讐焉註讐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讐也鄭德曰相應為讐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讐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讐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

劉氏已正之武屏

趙克國傳徵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皆欲為之師古註以徵字屬上句讀非幸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

不特章也自章帝後諸帝初立皆有之武屏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按今所傳王肅註舜典納

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已有

此解故詔書用之章帝即位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

亦矜之誤哲則拆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

釋此文而以哲為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被發掘為動吾冢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

也在鄒詩曰既者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盜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
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其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
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鄆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

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疆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諫師古註誤以爲
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宣以禹爲
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卽貴
麗以爲可移於相也

楊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悞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之說

如此傳解嘲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之談東方
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談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爲

固爲各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穀梁傳孟勞者魯之

寶刀也僖元年有姜仲岳讀刀爲办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

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

助吾證之赧然而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即掌故以百數謂不

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為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氏直

氏皆平陵富人而石訾亦次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

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二人作

箭作酒之家今此文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

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

賈感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憤之君憤如左傳張脉憤與之憤倉公傳所謂

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

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彼時

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

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

秦人習言故也是矣其言與秦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為業

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為也大宛傳聞

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

後漢書鄧訓傳發

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
去胡來王唐毳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

氏直寫本補

言故據漢書西域傳注介轉作故言

非也西域傳媯羗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尚未更名當日臣
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
新字而言璽

上是一樣武屏

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

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文
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

烏孫羈屬意同常用彼註刪此註

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外戚傳常與死爲伍言濱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史當作使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註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終沒至廼配食於左座謂合葬滑陵配食元帝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蓋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將軍

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戶下省戶卽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

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

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庚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叙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為劉氏則又其苗裔也彫落洪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為廢遯王氏非

後漢書註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註誰謂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比略賣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註儒生為詩者謂之詩家為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

詩者自以為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為魯詩教授韓毛

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

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本

誤作家法是也左雄傳註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此得之矣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

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註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

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

四年分會稽為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

註非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

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為親近之

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註失其指反以為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效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
 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
 來也本文自明註乃謂王即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太守趙興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
 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
 是也註陰私也非

即顛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註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
 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

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見疏也服虔本作多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司馬註云祝詛也爭

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
 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侯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
 以意奏示霸也

張禹傳祖父况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按前漢志常
 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
 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
 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為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

國君舍垢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註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回許氏爾黃之代亦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為祖黃帝也

曹騰傳穎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註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穎川靈帝初官衛尉卒又黨已足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註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註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亦趙李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婕妤進侍者

詳文義似是趙李二姓之為侍中者非即趙后李婕妤也又記于他書亦曾言見趙李姓名上遊使三倫非外戚也

李平平得幸亦為婕妤叙傳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婕妤而趙飛燕為皇后自大將軍正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為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註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為琅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

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靖節之所慕乎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躄書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魚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註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註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玉綜聽雞

鳴辭雲悲海思徒掩抑口無人篇太白八月敵可摧是月北齊書宋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註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童華臺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明是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符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識文豈可以入詩乎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矣晉書郭璞傳有姓崇者構璞於敦而史臣論曰竟斃山宗之謀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翦截爲飛

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
為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
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茲以將軍為將

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各通典麟德元年改
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
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既破之後突
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單于都護
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積以
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
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為之長眾
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為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

于也乃改雲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即唐宗為

單于都護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温傳反單于管內一十
四州並叛應之范希朝傳單于城中舊少樹希
朝于他處市柳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田歸道傳默啜奏
請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回紇傳遣使北
收單于兵通鑑註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即

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

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

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
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臬詩題曰送部四鎮人

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即

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輪臺在西域非單于都護府地也
岑詩似指單于名稱言

杜子美詩註

題是昭陵自當以太
宗為主題謂往者四
語似指隋末之亂言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頴赴齊州詩徐關東
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鞏
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註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為
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狐蹈參伐參為白虎秦之分
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蕩滌
撫洪鑪謂玄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
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為石馬以合
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芳劍皆
鳴汗鑄金之風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

事而今失之爾今昭陵六馬見存地曰琢石為異則馬於
上其文凸起非金也乾陵石馬亦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
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
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
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
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
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
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玄宗初即位牧馬有

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玄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封儀同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為犬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為奴南史齊明帝為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眾

大雲寺贊公房詩祈祈國多難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

亦有狗有道之士陳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

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

也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

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入

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

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

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

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為明威將軍始興內史會江

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

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三年己巳臺城陷總

甚矣劉會孟之貽害烈也其非書無不詳也詩詞格擊上下千古有明中葉未行其書至歸安茅坤竟陵鍾惺出始祖其體不難抹殺聖徒排笑聖傳焉呼原其始事非須溪作偏何即武屏

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
還朝總年四十五卽所謂還家尚黑頭也總集有詒孔中
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畧與
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矣發此歎爾何暇罵人哉傳又云
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
六去禎明三年已酉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
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蒙以陳氏何罵之有且
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有云管寧紗帽淨
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輿長亦已亟稱之
矣李義山贈杜牧之詩云前身應是梁江總此又何所譏哉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

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
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晚出左掖詩騎馬欲鷄栖蓋欲效古人敝車羸馬之意後

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

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

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

厚鷄栖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云唐席豫高都公楊府君碑銘曰鮮豸

之角初見觸邪鷄柄之車遠聞疾惡

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今

鹿縣西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賊使不得度

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于杏園，李忠臣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註引吐蕃表稱外甥為證。按册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為皇帝。舅開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為一家，則盟誓之文，詔勅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按南史：裴子野為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入貢，此國歷代弗資，莫知所出。子

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白題，胡名也。然

則白題乃是國名。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獻方物。册府元龜：白題國在滑國東。而

此詩以為白額儻，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

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即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

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

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處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

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

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

白題黑齒亦謂刺其額

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
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
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

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
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

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
範小字非奴也又如上兜率寺詩何顓好不忘
當是周顓見葉少蘊避暑錄語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
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

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

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問頻繁
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闕出總

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繁登二宮陸雲夏
府君誅頻繁嶂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唯費禕山濤二
傳作煩蓋後人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
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齟齬而
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

是用介之推入縣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鉤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闕訟兵陳

者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

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為之加飾金銀薄時

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

石豆火欲然薪唐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讚姜被承歡曳

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

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

棗修女贊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

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八哀詩長安米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

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為覓鄭瓜州公自註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

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

陵別有考在第三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竝無金陵即令

祕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為此君之

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

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

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為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

當從家作鄭素州為是

左傳迫逐乃祖吾雜於瓜州是秦遂東姜戎與東南何涉

此下只合云之審密刺州故以官名之今不可考矣便是武屏

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張
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
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
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厝列子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
盜之貌察其厝曉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
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暉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
晉卿舞渾脫胡三省註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
氍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
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此見都邑坊市相
率爲渾脫駿馬口服名爲蘓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鑪楊雄解難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
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梁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
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捍闔
篇捍擺古今字通

哭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房王暉傳暉孫之芳幼
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
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授歸西京授

王孫是通稱或以為名
字云楊王孫實王孫者
是也招隱士不必為靈
均而作武屏

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
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
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註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
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閒閒字當從月甫父名閒自不
須諱此閒字說文閒隙也閒暇之閒本從隙生義祇是一
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間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評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澣是用
詩柏舟如匪澣衣秋懷詩感感抱虛警是用陸士衡歎逝

賦節循虛而警立註皆不及

通鑑註

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人二
鷄子者每人令出二鷄子也胡氏未註

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為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註延廣史
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三十九卷南鄭人延岑註延姓岑名
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
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長坂之敗
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註乃云事見上卷文帝黃初

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吕岱為愛憎所白

吳書出

註曰讒佞之人有愛

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並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羸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羸縮人情萬端禍福禍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茲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註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施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語也

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嵩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水即巨洋水按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葦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

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櫛山東流入于海此卽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東趨下口以躡其背註云下口蓋指飛狐口非也此卽居庸下口一百六十六卷註曰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濕餘水出上谷濕沮陽縣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

沮沮通鉅梁記注改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麻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六也下云因言軌持須事亦是譯言之也故軌見殺而孝伯亦賜死註以宇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註云將使之定揚州非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註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龔及其妻葬咸陽非也后父士龔葬文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昊陵明義改名順陵其碑文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首三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迴波詞

余七世以爲是當是以
幽涿媯檀爲一道乎
葢嘗爲一道則道
里飛勢俱得之矣

錢氏不敢稱帝而其國書
曰崩曰世皇云則不敢稱帝
者勇人之詞也名室曰宮殿
妻曰皇后者其志也武庫

諸稽獨非邑耶

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卮恐傳寫之誤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

道平薊媯今得安州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註云營州治柳城道里

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

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

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

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畧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

妻稱皇后註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

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温註漢書地理志琅邪

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人貢帝慮其疑懼賜詔

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卽帝位也

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註以漢祖爲彥超之兄

改作令兄者非

日知錄卷之二十七

日知錄卷之二十八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日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擗一曰稽首註稽首拜中訖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檮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

今倍以稽首稱于小祥之後
武屏

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
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
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
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
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王與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
執王與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
民可以見稽首之為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
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
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
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

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
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
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

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

禮書以頓首為
首頓於手而巳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
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

今表文皆云稽首頓首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
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
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百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

賓主交拜近至於百註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

是也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人

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

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

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

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今

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

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

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

常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

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

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為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

人必稽首然後為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

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

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偽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

拜皆非實禮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

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

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舛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
尊長與舛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註
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
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
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
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左傳作擗舉國語
作擗舉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
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皆增
為二十四而笞極人亦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然未有
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
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

漢書註如淳曰君臣位
南北面賓主位東西而新

序楚昭奚恤為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
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
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
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毋周勃傳言每名諸
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田蚡傳言名客飲坐其兄

潛邸按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
曰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亦可證
唐人以東向為尊又按南唐書
任喬赴試金陵故事中選者
主司必延之置酒陞堂時有宋
貞觀者首就坐張洎請至主
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
洎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上
券主司嘆其傑作乃從貞觀
處席北洎處席以高居賓
席及覆考榜出喬果居首
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
衡鑒賓席者東向者坐也
是五代時之然

今朝鮮尚然

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
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
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
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
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
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乘
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皆待以賓此
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西階
而升故東鄉自東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
中之昭故田蚡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註賓主位東西面君臣
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為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亭簡
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為亞帥每亭
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為
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尚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
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

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為長跪矣
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褚先生補梁孝
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

今之桌椅不知是何人造之

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常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為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

詩甄葉傳

炕火日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于位

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與

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為坎置熅火是蓋近之而非炕

也庾信小園賦管寧藜牀雖穿而舊唐書東口高麗傳冬

可坐穉童鍛竈既煖而堪眠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瓦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

字

水經注土垠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

下悉結石為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脉散基側室外

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此今人煖房之制形容盡

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竒怪之服

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

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杪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箭

閣憲副閱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

楨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

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大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弘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弘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紵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襪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面尺二三寸餘

內丘縣志曰萬曆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曆初庶

民穿脫鞞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

穿廂邊雲頭履

俗呼朝鞋

至近日而門快輿阜無非雲履醫士

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曆間遼東興冶服五彩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畏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袂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袂楚懈及廣雅梢結袂謂之禳袂一曰禳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裙袂又曰袂袂芙蓉小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卽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襦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揚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左衽

宋周必大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渚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程史云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衽泗州塔院設五百應真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三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卽改正

行膝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膝也徧東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舄註同亦作徧禮記徧履著綦釋名徧所以自通束今謂之行膝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羸膝負書擔囊吳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膝舊唐書

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建之子彰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著行騰釘鞵更蹠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鞵大抵以皮為之春秋左氏傳註曰古者臣見君解鞵既解鞵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為詠今之村民往往行騰而不鞵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為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始於衣字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漢百官表少府屬有樂府三丞哀帝省之武庫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敎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自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後漢書律曆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此誤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註云哀帝即位詔罷卿衛之音滅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即名之樂府也

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註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闡寺詩之

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矣寺人

柳寺人羅皆此也崔杼使圍人駕自秦以宦者在外廷之

職而官舍通謂之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漢人以太常

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寺

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註師古曰凡

府庭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

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

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雒陽寺及若盧獄錄因徒註寺

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註寺門即平陵縣

門也樂恢傳父為縣吏得罪於令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

吳志凌統傳亦云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石林燕

過本縣步入寺門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

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自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

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

之居即律中白馬寺也僧姑稱寺本此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

也元時為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陝西

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

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

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

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為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司不

當稱省

職官受杖
撞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
掾屬公事往往加杖魏畧韓宜以當受杖宋劉道錫為廣
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

潛卸按馬後傳晚秋道長歸
守寺舍注寺舍官舍也先於後
湛傳又高陽令楊著碑開母
氏疾病暈車投散步出城守

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爲幽州總管元弘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豈子何敢弄我乃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卽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

黃氏日抄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通鑑註唐謂州曹判司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爲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

尉以待新進士而筦庫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卽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閻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皋杖殺安吉令孫鱗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爲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卽司母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卽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南

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即有杖起自後漢爾時即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即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人士人多耻為此職自魏晉以來即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罰者別繇犯忤主心非關常準秦始建元以來並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譴擬杖之所自始世說桓公在荊州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南史孔凱傳為御史中丞鞭令史為有司所糾原不問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梁書江革傳弟葦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中之法

沈統大明中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裸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為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
 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
 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任城
傳唐邕之以錄尚書而撻撻朝士本者矣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
 草書其各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杵
 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篋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
 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
 手迹下各答報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
 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陸

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立伯尤善行押
 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
 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神武乃指屋
 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
 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
 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
 翩七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
 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今人亦謂之
 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
 判文書各作花字北史各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
作依字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克沈熾文姚

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
後人花押蓋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
只用押字與各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
於檄移癸辛禱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不知南北諸
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斗
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文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註世說及魏氏春秋竝云姜維寇隴右時
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
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
勤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
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

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

矣南北朝謂之畫勅

即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
院然後傳之四方而即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
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
儂智高寇嶺南詔奏即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
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
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
幸自是即報聞四方即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
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

潛印補全唐詩話韓
翹久家居一日夜半客叩
門急賀曰月外陰駕部
郎中知制誥日誤矣客曰
即報制誥關人中書兩
進名不從云是即報
字亦進見于此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藎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鄭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弘羊踵此從而權酷夫亦開之有其漸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酷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科賦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困學紀聞謂權酷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酷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各禁而實許之酷意在權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片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誌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權酷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權緝而亦無禁

今惟關東歲餘仍用是法
而勢力之家獨擅其利
至斤酒直八十文余往時
去日擊之

令民間遂以酒為日用之需比于饗殮之不可闕若水之
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邴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
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克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

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

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

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

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

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併壘不

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出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

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

此即治國何難哉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宰買
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

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

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

水為地險酒為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萃氏

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黃魯直作黃葵字說云酒善
滌人故六爻皆以舟為足徐

尚書石麒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

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死於酒而不覺

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
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
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真變而為火矣

賭博

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
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
無人不為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
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
張拾印其已反侯黃遂樊侯蔡辟方竝坐搏揜免為城旦貨殖
傳掘冢搏揜犯姦成富王符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
潛夫論以游博持掩為事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棊
意錢之屬也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皆戲而賭取財
物宋書王景文傳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

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為員外郎十年再坐
檮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
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
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
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
博者文官革職為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
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
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闔外多事千緒萬端
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
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為晉名臣唐
宋璟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

宜興之敗其明鑑夫云屏

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為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
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
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蒲得人供奉常後出專主樗蒲計
算鈎畫分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立宗
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
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
立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
召立之詰問引伏奪其勅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
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耻者矣

管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樗蒲老子入口所作外國戲耳近
日士大夫多為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為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曆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為葉格戲解曰

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按應曆十九年為宋太祖

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即為小哥哥等所弑君臣為謹

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

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樗博者斬元史世

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

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終日執之與盜賊
相對是二盜賊而
已矣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
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
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得官者許連
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
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
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
不出一千餘里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
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
任先辦京債剥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
較然可知也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
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
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
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
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
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
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
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
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
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
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元年

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
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
者宜早與銓注卽令赴任聞久任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
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
京者資用既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
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
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
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
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
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
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
宜依例給之制可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
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
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
償人責過六月免免侯爵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
書李晟子慧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湏湏色恣爲豪侈
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
訴文宗怒貶慧爲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
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爲之營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

言其易生也故名羊羔息
武屏

日知錄 卷之二十八
羔息其害為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
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為令

日知錄卷之二十八

